小石渠閣文集

小石渠閣文集目錄

侯官林昌彝惠常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六

小石渠閣文集卷二

侯官林昌彝惠常

禮意

天下不可以意治也故有其事有其文意著於事而敬行事曉以文而儀立敬與儀合而禮成六經之籍唯禮獨繁固聖學之樞百王之軌也世降民迷論者以爲有其事而無其意不若事不足而意有餘也而疏佐驪連之紀摶人鍊石之年民氣醨矣君子謂之榛狉惡夫被皮而露後飲血而茹毛逸居而無教也夫先王之制至詳且盡也學古者猶不能無疑飲食冠常禮所生也而古之王者一食也必百二十品一醢也必百二十甕一冕也必二百八十王廟廷之內主賓百拜

猶且几不倚而爵不飲朝會之行君師卿旅必使賓擯館而人致餼文矣而遠於人情誠若是則禮經何爲而作今試相率而遊於叢祠之宇土階苫蓋桃梗葛帷鳥啄鼠穴曰此赤標元冥之化則漠然過之且逌然而笑及夫雲甍峻峙複廊宏深晃蕩者鬐張而怒視則爲之屏息故負薪者趍足而趨懷寶者曳踵而徐生人之情簡則易易則慢心生反是則嚴嚴則畏心生固其常也而謂委曲繁重之數皆桎梏戕賊之具將率天下群趨於苟且使刑如是者國必不治蓋禮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亂以誘賢亦以範不肖故曰出於禮者入於刑刑與禮之數各三千有陰陽之道焉相爲倚伏者也納諸軌物則二氣均上下平禮明而刑措自然之符也昔者秦

陋於禮而國日强晉習儀而不終位漢高厭禮法而濟大業公孫述鑾旗陛戟而見譏於偏形縣度之西嶺海之南兜離而膜拜或傳國數十世不見兵革豈禮有時而不效哉彼其所謂禮者非禮而非禮之中禮意存焉也嘗宋藝祖之與南唐李氏遣使致書綏師具言天朝覆幬之宏我小國之事大猶子之事父罔督於禮藝祖曰安有父子而異國者乎其詞遂寨可謂一言而得禮意之大者矣周之盛也或疆以戎索其故何哉天澤之分明而從宜之制異也故苟得其本雖然言矣而禮意昭然不然者稠文縟節雖動則古昔曰述先王猶當也漢之爲治不在叔孫之禮儀而在高帝三章之約周公制禮未成未之盡行也其要在丹書而已故曰爲治之

道不在多言說禮之家有如聚訟然亦有其時焉世質則濟以文世文則返諸質累治之世其禮備積亂之後其禮簡此天地自然之數存乎權而已夫禮之用無有窮也修身者所以治人也修意者所以修身也天下未嘗不可以意治意與事相周事與文相足敬與儀一者昌意與治反者亡信斯言也雖百世不變禮可也

神似龍門總括禮經宏識卓見筆力渾雄　邵陽魏源默深

漢宋學術論

或問林子曰今世爲學之斷斷者其漢學宋學門戶之爭乎漢學欲盛宋學幾於熸火矣吾子通漢宋之學其有定論乎林子曰子所謂學者爲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乎將以治其身心性命以推之家國天下乎如以爲治其身心性命而不僅以典章制度名物象數則於漢宋之學思過半矣天降生民樸質空侗聖人者起思有以牖之於是開天明道文字興焉自羲農以還至於殷周其制大備六經是也孔子删定之七十子之徒闡明之迄至於暴秦卒厄於火漢興出灰燼之餘諸儒抱殘守闕俾聖人之典籍不至於泯滅者厥功甚鉅安可忘哉且其時去古未遠三代之遺物多有存者考之傳聞多

足據者故諸儒得以箋釋其名物考訂其禮數雖不無闕略而其存固已多矣唐人議從祀所謂代用其書傳於國胄者其說固當然而天人性命之旨躬行實踐之功貫道甚兼本末至宋周程張朱出而益明使學者識學之本源繇然以聖人為可學而至是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如日之中天未可偏議而互詆也學者得其分合之道則漢學宋學一以貫之而何門戶之別哉近世為學者習鑽注疏稍涉爾雅說文便囂囂然曰吾漢學也實事求是也試詰宋儒不遺餘力其實畏其律身之嚴不便於己之私而為是譁囂也若江藩之漢學師承記誌雖謬戾殆又甚焉此心術之病不可不審察也且漢宋儒同祖六經

同宗孔孟宋儒何病於漢儒而乃爲同室之鬬乎世謂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皆非通論也爲學者致知格物存心養性皆日用倫常之事而各據門戶之見者同室操戈以廢衆說言漢學者比許鄭而同之埒宋學者比程朱而同之皆君子之所深惡也惟三復孔子和而不同之語毋蹈於爭亦毋以憤激之論斷斷而效報復之偏見斯可矣

無黨同伐異之見漢宋學術源流得其旨歸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　長樂温訓伊初

魏晉風俗論

天下之大勢在人心而天下之人心在風俗風被於上俗漸於下其權在於朝廷之好尚魏承漢季標榜之習無其氣節而微遂於詞章典午之運清談起而遁於元虛高貴之座甫設青衣之酒旋行數十年間長安弈棋河洛邱墟蓋有由來也黃初以後主非甚失德苟賢人君子輔翼其間黜虛聲而求實理廣敎化以作人心攜貳消而要結之私不行司馬氏父子將奚爲哉司馬氏得售其姦則其禮義廉恥之不明久矣晉襲魏業一統車書泰康之中畝棲餘糧有天下無窮人之謠不於此時勸求德禮之化轉以富庶之極溢爲慆淫朝野純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揮麈談空苟且爲治禮教崩弛

民志渙散離石壓飛關河莫阻僅留江左以偏安而累世不復者其咎安在夫河朔水土剛强素多忠義宋季金人之擾邦昌竊僞衆心囂然汾潞諸州久淪沙漠民心猶日思宋兵之北渡而鄰郡易姓洛陽播遷從無引新舊之嫌而倡義者何其氣之柔耶豈非浮華習尚之有以移其素哉厥後淫靡之習流極於五代而莫能挽迨貞觀諸公出始廓而淸之故三代下之風俗僅數漢唐而魏晉不與焉

鄧訓平羌論

凡御敵之法莫若散其黨而降之乘其敝而擊之可以一舉而定而兵刃未接之先他種之戎必有中立其間者爲彼用則彼利爲我用則我利欲其一心於我而不爲彼所煽誘非大開恩信以懷之不可若鄧訓之用小月氏以助攻羌而卒收其效其得此道歟夫羌之性可以恩撫難以威激也張紆誘誅迷吾致其子報怨欲脅小月氏以爲援使訓輕聽以夷伐夷不宜禁護之議而任其交戰小月氏二三千騎之兵不足以當羌戎萬騎明矣小月氏叛則合羌故爲我敵且素居塞內熟知中國地形險易以爲之先導又能以少御多是一寇未除旋益一寇也惟坦然不疑開門納胡使羌無所行其

虜掠而後招其諸種掩擊追奔卒賴義胡之援使西域諸附落欵塞歸誠而漢得以罷兵屯田宣威偃武厥功偉哉非其恩信素著於平日亦曷克以臻此觀其奏罷河漕活數千人之命撫黎陽護烏桓而鮮卑不敢南下此其厚德之尤著者身卒之日羌胡泣哀臨至於悲憤自殺則向者征討綏服之勳豈淺鮮哉夫高密侯爲中興第一良臣訓之德望可謂克承厥家抑亦舊德所貽奮其餘烈猶足以靖邊庭鎮絕域也尤有難焉者竇憲出屯武威訓與俱行而卒不罹其禍其功名赫奕如彼其明哲保身又如此視世之恃功攀援汙其身以取罪者詎可同日而語哉

卓識在胸筆力遒上合子厚昌黎爲一手　桐城江朋龍門

西京文體論

三代下言文必以西漢為稱首蓋其氣運近古儒術昌明士之蘊實學抱瓌才者咸樂以文自見而天亦洩其精華以厚其氣後之操觚者莫能望焉高祖起自戎衣庶事草創而讀其詔令想見豁達大道有開創之風孝文天資醇厚絲綸所渙至誠懇惻粹然王者之談當時宣布德音至使山東父老皆扶杖而思見德化之成豈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者耶孝武號令文章煥然可述昭宣與民更始制詔有文景之遺元帝雖柔闇策書亦溫雅彪炳而敦樸之意少衰統觀漢家詔令文景以前簡而質文景以後婉而詳王仲淹以續典謨訓誥雖過於尊崇而規模則固宏遠矣賢良對策以董江都

爲最正誼明道惟深於經術故言必也醇其視鼂錯公孫宏
相去遠甚第鼂家令前後所陳事宜實爲通達治體不可以
七國之變而忽之求其經濟文章六時無兩可與董子相頡
頏者惟一賈長沙耳觀其陳政事諸疏深切著明何減天人
三策元成而後則有劉子政之封事原本經義特立不阿鮑
司隸之上書披露忠誠極言無隱匡衡孔光谷永杜鄴之儒
咸以經學詳明時有匡諫然阿附苟合專爲王氏彌縫淹雅
有餘而剛直不足其他卓卓可傳者如趙充國之議屯田賈
讓之策治河皆運籌之長計也賈山之上至言路溫舒之諫
尚德緩刑徐樂嚴安之陳世務王吉貢禹之論禮樂敎忠孝
俗之良規也若第以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賞之則赤雁白麟

之詠碧雞金馬之詞詎遜於長卿諫獵書桓寬鹽鐵論哉若著
述之家如新語新序說苑列女傳皆經進御用代箴規見賈
新書春秋繁露淮南鴻烈亦與衍宏深成一家言法言太元
雖以艱深文淺陋而文體奇肆實子雲殫精研思之作要未
若司馬子長以良史之才綜貫數千年之事不特敘次高簡
有法而疏宕有奇氣在西京爲別具體裁班范以下莫及也
訓詁專家如伏生之於書毛韓之於詩皆古質淵博異於後
世之釋經者辭賦之作在孝武時爲尤盛相如瑰奇偉麗洵
推極軌而鄒枚東方吾邱壽王亦皆以侈肆俳諧寓其規諷
不失風人比興之旨楊子雲以著作之才發爲濃藻鋪張揚
厲乃其專長至若言帝製則秋風汾水倡其聲言詩學則柏

梁蘇李開其範班孟堅謂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良不誣也昔柳子厚序西漢文類謂殷周以前之文質而野魏晉以降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斯言信哉譬諸水殷周其源也西京源之衍而沈濤涌也東漢以後則泛濫淫溢無所不之矣又譬諸玉殷周其璞也西京璞之剖而華采燿也東漢以後則追之琢之盡態窮姸矣其氣渾而古其辭雅而則其體閎而肆若是者文之極盛乎舍西京其孰能當之

精熟西京文體而氣息醞茂置之紅休侯集中竟不能辨

此才求之西京亦所罕覯　嘉應溫訓伊初

趙充國論

班孟堅述漢興以來山西十三將嘗平爲之最世之論者多美其能持重又成誇其屯田此皆不足以盡充國夫用兵之術動靜萬變不專以屯守爲能當其攻之有不便乃制之以靜故廉頗禦秦亞夫備吳仲達持蜀皆能守便宜以俟敵瑕不爲利誘不爲威怵固事勢使之然何獨奇於充國且充國自結髮與匈奴戰決圍陷陣肌膚如畫盡亦摧鋒致死之儔老而多智因時制變論人豈可以一端竟哉屯田古有其法西域屯田起於太初之世宣帝神爵以後始徙莎車非充國倡之也其十二策皆一時至計而降者日益衆留田者日益寡其所田卽楊玉猶何諸部所耕故地既奪其膏腴而復用

之保塞班師之後處降善後之策無聞亦其一短也雖然所貴乎充國者其忠不可及而守義有足稱也當充國至金城請騎兵萬人耳而宣帝爲發卒六萬其勢足以滅先零有餘馬騰士飽不以此時雷掃霆擊翦敵犂庭取敵人之頭懸之藁街上報天子何與久相守於秋冬風寒之地俟徼極遲取之哉充國之意以爲邊郡虛則無以制匈奴之患多用兵則難以給轉輸之費繇役興於內而芻粟竭於外則關東有竊發之憂而他夷有不虞之變故其計常在損兵省運與之持久以待其衰又以爲銳進則多殺士卒不勝兵不得解勝則兵不可復留將大徙民以實其地羌之反復卒無已時故其計常在厚罕开以招先零先立於不可敗而不戰以屈之使

自服夫事在一隅而所憂乃在天下功可立就而所慮乃在
既勝至於賜書切責持議愈堅何其斷也彼豈不知天子之
意務使之深入殺敵以震揚威武而辛武賢之徒方議其驕
怯而爲思代之也哉當其徘徊絶域脇庭萬里高年被病師
老歲襲撫之者未定招之者未來首事未誅侵掠未止遇敵
則堅壁趨利則徐行方且捐闢耕縱反虜伐材木繕亭檖罷
騎士議屯卒此人情所必不然而故人子弟所爲流涕而切
諫者也蓋嘗推崇事而論之方其釁始萌芽急之則蟻聚緩
之則瓦解故利用鬬其既也我强則彼弱我弱則彼强故利
用威惟其種雜而自相仇則鬬之也易而我以孤軍深入其
勢不能以久强故必收其桀黠名豪使彼得倚屯兵以爲重

而我亦藉以收其用則勢相維而威不日損夫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遠害充國念此至悉也伐人之國而奪其所必爭之地一旦欲招而徠之使為國家不侵不叛之臣此亦天下事之至難者也故不務殺以斂怨不亟戰以興害使恩及敵人而利及天下經營反覆遲之又久而其勢乃成破羌彊弩適足以亂人至計耳烏足道哉自古武臣選將弄兵以禍人國者多矣衛霍貳師之徒用師皆數十萬大宛之役至以百人易一馬是安知所謂民命與國計者乎其視破軍滅國若兒戲徒取快一時以邀目前之賞此固充國所不屑為若夫諸葛屯田渭上與魏人並耕而不亂其征蠻也不留一卒而終其身帖然不復反此殆非充國所能為也若

故曰充國之賢在彼不在此

謝安圍棋賭墅論

淝水之捷謝安方圍棋別墅報者造至安談笑自若與客圍棋如故及入戶不覺屐齒之折先儒論之以爲安處大敵而不驚得大勝而不喜庶幾古大臣之風而猶不免折屐則矯情鎮物不能持久之故也論亦苛矣當是時符堅舉百萬之衆空國而來自謂投鞭可以斷流晉勢亦岌岌乎危哉而安之遣謝玄也衆不過十萬吾不知所以破之者豈誠天幸耶抑亦有成算耶即安之所以談笑自若者豈明知其無可如何而極於一擲耶抑預知其必勝而處之如故耶蓋安之成算定矣夫符堅違王猛權翼之言傾國伐晉識者料其必敗而安之調度諸軍之法今雖不可得見而其操必勝之勢與

周瑜之破曹公亦正相似蓋長江天塹南朝恃以爲固苟存賢哲爲之輔佐其勢未可動也曹公以八十萬衆堅以百萬敗與陳之亡也國無人焉不然庸可冀乎君子之謀人國豈可以兒戲處之使安而無成算其蚤夜之不遑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安與周瑜之謂矣故瑜以顧曲擅名安以絲竹圍棋自娛皆豪傑之士不可拘以繩尺若以失常爲言則孟子之聞樂正子爲政亦喜而不寐矣可謂失常乎

擬仲長統樂志論有序

范蔚宗後漢書以王充子任王符節信仲長統公理同傳厥後昌黎韓子爲三賢作贊其於公理云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稱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發憤著書昌言是名而惜其未及中壽余讀昌言愛其規切時弊誠爲有用之書故至今流傳非特蓋漢末高士而有志於世道人心者也昌黎所謂著論見稱卽樂志論也若夫孔子之疏水曲肱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志非所望於後世之士論中所謂良田廣宅及舟車使令酒肴羔豚之奉尚借外物以爲樂去聖賢尚懸然以視夫熱中躁進不知足者則乎遠矣余味其言與淵明歸去來辭爲近

爰爲擬之其詞曰

余以生逢叔季希風高尚嬰世網而不樂被羇紲而興愁知仕宦爲生人之蘧廬山林乃匿身之安宅在昔箕潁之上有巢許之高蹤淵阿之間傳碩人之逸致厥風邈矣其人宛在若乃陶朱泛舟於湖澤留侯追跡於喬松知足知止蟬脫塵埃遂性逸情況余志事遂乃築室倚山開軒面水竹樹環前場圃繞後良田無枯槹之勞柔桑有侯甸之蔭梁鴻之妻椎髻自適王霸之子蓬頭無礙採山釣水終日而充足畜雞種黍累歲而無疲面百城望三益相與摘蔬果佩壺觴高論羲農寄情懷葛逍遥乎宇宙之寥廓徜徉乎煙雲之縹緲味韭生戉尾之言誦賓孟爲犧之歎可以混塗軒冕永保性命之真者矣

駁蘇老泉史論下篇

嘗讀蘇老泉史論下篇竊疑其立言之未善也其論司馬遷史記以爲遷辭恆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五帝三代紀文多本尚書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文多本左傳國語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文多本論語夫以龍門之才雄視百代其作帝紀世家列傳固不難自成一家言特以事遠難稽舊文猶足徵信故可採則採之亦竊比仲尼述而不作之意耳若於舊文之外別取新奇恐失之誣者尤多此不得不然之勢也黼繪錦縠之喻祇可論作文之法以是責遷之作史恐未可也至所謂太史公者漢官名非遷父稱也觀其自敘家世曰談爲太史公此明其父之爲太史公官也及其敘作

史記也自稱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與壺遂論作春秋也亦自稱太史公敘遭李陵之禍也亦自稱太史公則太史公之爲漢官名非其父稱可知況遷敘趙邯鄲之圍有傳舍吏子李談者以其與父同名改爲李同同名且易之遷安肯以己之稱同於父耶其論班固漢書謂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半過褒貶不肖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此論亦苛也使前人之言果是吾何必變易其說刱固作漢書即倣遷史記之體其事已經遷論定者是非誠不謬矣正不必復爲異說此猶遷采古人之文之意亦毋庸過譏也且固所著古今人表地理五行藝文諸志亦豈盡出遷手乎至謂傳遷揚雄摭取其自敘爲非此亦不然攷固作司馬

遷論贊多所抑揚作楊雄傳亦詳爲敘述惟贊則因其自序耳昔人言司馬長卿傳本長卿所自作太史公愛之取以入傳其亦可以譏遷之失乎若夫論范蔚宗之史臚陳其失詳矣其論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豈知楊球亦列於酷吏不獨董宣也論陳壽志三國之失在於紀魏而傳吳蜀壽晉人也晉承魏統故以帝予魏此亦不得不然之勢至朱紫陽作綱目始分正統而以昭烈繼漢壽在當日何能知也夫以後人規古人之失其論斷貴有以服古人之心即使古人可作亦且無辭以自解焉乃善耳今蘇氏論司馬遷班固范蔚宗陳壽作史之失持論未允豈足以服四子之心哉然而讀古人書又不可不如是之搜抉以窺古人之用意庶作者之苦心

不致泯沒此古人之善讀書後人所以不可及也

議論正大筆力堅剛老蘇有知定當俯首至地樂平石景芬芸齋

班史汲長孺與張馮鄭合傳議

汲長孺在漢世爲社稷之臣班氏作史與張馮鄭同傳不觀其大而徒求其跡非篤論也今就張馮鄭分論之張之執法持平足愧張湯之輩馮之籌邊論將足愧李廣利之徒鄭之樂才好士足愧將灌諸人之妬賢嫉能三子亦人傑矣不若汲長孺用之於朝廷則朝廷尊用之於方面則方面重世無董江都則長孺爲當世第一流之人物乃司馬氏旣與當時並列而班史更合張馮爲傳固好糾史遷之失斯未免失之遠矣考長孺面斥主過不無過直倨坐少禮不無過亢而觀其持大節畧苛細嬰人相攻不足辱天子使則得大臣之體河內發粟不待天子之命則得大臣之斷水旱貧民之奏則

得大臣責君之難多欲仁義之對則得大臣格君之非總厥生平求之於唐其魏鄭公之流亞歟而使武帝當日以用公孫宏者用江都而以任張湯者任長孺則淮陽一老得安處朝廷之上彼張馮鄭諸人以為贊襄之佐則可耳輕仁義而否正直崇勢利而羞貧賤以成敗論人孟堅亦有所不免然則謂張鄭馮皆無足與汲比數乎非也當時以任俠自喜而黯亦好任俠其對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唐亦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釋之知政事大體與黯畧同班氏豈見不及此蓋張馮鄭賢豪者也而未足稱大臣黯則賢豪而大臣者故張馮鄭可合傳不可與汲合傳也何者三子不能無可議也張固執法乃其犯蹕之議既曰法者天子與天下共又曰

陛下使誅之則已是天子可廢法殺人也唐之論將固善而已之將畧則未聞且其時帝方信任周亞夫豈盡頗牧不能用當時之推士猶未免結納氣習衛以汲公其度量之相越遠也班氏第觀其跡而知其所以合未嘗觀其大而求其所以當分也夫尚論古人才而至徒以跡求則大臣之眞其顛倒於史官之失實者何限獨汲長孺乎哉

純乎其純　徐子陵志

請毀福州淫祠議

古昔聖人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凡有功德於民者皆在祀典若非所祭而祭之則爲淫祀而已矣淫祀宜請毀之昔爰居之祀展季譏之濉社之用子魚歎之淫祀之興其在春秋之季乎楚俗尚鬼見於屈子離騷三閭九歌如司命國殤猶衷典禮如湘君湘夫人之類已屬荒誕漢史之紀葉公六朝之尚蔣侯士大夫莫之或非也昌黎書柳州羅池廟曰民思其德可耳乃歷舉其神怪之蹟彼無排異端如佛骨之疏謝自然木居士之詠其識見之超卓流俗者如此何怪乎阜亭小姑十姨之類譏陋傳訛惑之不解矣朱子於淫祠香火盛處必問其山水險惡之狀抑亦地氣使然耶福州山水奧區

凡名山勝地皆有神祠禪室猶曰與民遠也若一境之內必有一祠竟附於郵表畷之義凡僭踰之廟宇無稽之神像更難僕數最可嗤者五穀神瘟疫五鬼廟齊天大聖府姑勿論子虛亡是學士難言而畫棟雕甍曲跪尸祝舉國若狂人情好怪一至於此且夫鬼神者理與氣而已天地陰陽之氣人得其正而氣之充塞曼衍非人所得盡也故變之幽爲鬼神祀典所載是已若淫祀則又氣之沴而戾者夫和氣致祥戾氣亦足以召孽掃而除之亦足造一方之福愚夫愚婦不知義命怵於利害相煽於邪說是以有淫祠若夫所學者聖賢所守者法度所安者義命處則敬其身以及其先仕則敬其君以及其民安用是淫祀而敬之且果聰明正直之神與將

福善禍淫矣夫惠廸吉從逆凶者天之道也賞善而罰惡者有司奉上之法也民不畏天不畏法以爲出於神也而媚之聰明正直者必不欲也且民誠畏天畏法矣又使之受命於神是滋之惑也如曰人事不必修感福由神作是左道惑衆矣左道之人可殺左道之神顧可恕乎方今　聖治昌明百靈效職咸秩之禮有司以時奉行一二方面大僚雅意興方者又時揚其鄉之先正名賢以光祀典所以端矜式而樹風聲者至矣竊謂邪不關則教不明淫不去則正不興淫祠之作歷有年所土木費又鉅毀之未便宜飭所在去其淫像以次改爲此間之塾讀法之所且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有可修砥礪重於鄉黨而不克表見於世死而湮沒格於例不

可以上聞者聽其以鄉黨之論設主祀之使朝夕遊者有所觀感又時飭其屬使各行之所治之邑其有因而不敢廢而又舉者責成各屬糾之以法則庶乎風俗同而人心正矣狄梁公毀項羽廟古今快事江南五通之害至湯文正公而始熄反經而無徇俗守道而無留邪是在君子

調停議

自古君子小人之進退蓋關乎氣運之盛衰王道之消長者也聖人之成易衍卦也君子內小人外則爲泰君子外小人內則爲否聖人之意豈不欲舉小人而盡去之然而不能者則以人之有君子小人猶天地之有陰有陽之義也然聖人雖不能使人之有君子而無小人而於小人必遠之者誠以小人之人能敗國蠹政戕民生而喪社稷也由此觀之有天下者豈可以君子小人並用也夫君子小人並用其弊必至於小人接踵君子斂迹此國家之所以亡也昔宋元祐時宣仁太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爲相當時羣賢畢聚天下成望治平以爲庶幾嘉祐之風矣光死范純仁繼之是時熙豐

之徒多揑飛語以動搖在位大臣爲自全計遂朋倖門延入李鄧謂之調停其後羣邪並進諸賢竄逐馴至於靖康之末而天下亡矣嗚呼諸君子何其慮事之淺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孔子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合猶水火之不相下冰炭之不相入也用君子則必去小人用小人必至害君子此前代之明鑑也夫諸賢之所以爲此者欲平舊怨以全身也夫欲平舊怨以全身而至引用小人以敗國蘊致釀成禍階其罪已不可逭矣且奸邪並進之後諸君子能保其不害已乎未幾章惇相而諸賢竄矣然則向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宋之天下亡於夷狄而其禍則由於奸臣宋之奸臣盛於熙豐而極於靖康然而調

停之說不行則奸臣不至於昌熾而徽欽亦不至於北狩之辱矣夫治亂之端存亡之機其要皆在於是而諸賢乃不之悟以至於亡惜哉天下之禍患成於小人而亦由於君子宋室之禍元祐諸君子不得不任其責矣嗚呼氣運之盛衰王道之消長其機皆在於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有天下者可不愼與

洞達治亂源流惟能了然於胸故能了然於手 上元梅曾亮栢梘

闢邪教議

邪教蔓延勾結煽惑誘及婦孺受洗吞丸習爲不善考耶穌生於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去聖人之世如此其遠卽較之二氏九流亦最爲晚出矣跡其生平最詫者醫病救人然動剿人肉邪法也又嘗以七餅折爲徒衆三千人食亦不過如道家搬運之術其他別無功德乃敢稱爲造天之主謬謂天地民物皆爲所造成者試思漢帝以前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代天宣化已歷萬千年卽海外各國皆早有君有民有政教刑法豈待漢哀帝時耶穌始出而造之乎攷海國圖志辟邪論耶穌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瑟而耶穌別念厥考以爲其母童身所生冒稱造天之令子欲以求勝於各

教并愚脅御其國君故入其教者不許祀祖父君王及一切
神祇聖像無天無法無父無君不忠不孝不道不義是以上
干天怒假手於猶太國王拿獲耶穌明正其罪治以國法縛
釘十字架上血流被體彌七日而死始令掩埋而其無藉之
徒衆乃故稱為埋後三日復活越四十餘日飛昇以圖傳染
其教此亦如孫恩兵敗赴海身死而其徒傳為水仙是也不
然豈有身為天主乃不能自主其身而為凡夫所縛所釘以
至於死乎其徒復飾為之說曰天主自捨其身代生人受罪
亦屬可哂夫身為天地之主宰獨不能免人於罪而必代為
受罪以彰其釘死之跡乎彼教以勸善懲惡為詞亦竊儒者
所嘗言至云信天主則致福死後魂升天堂不信天主則致

禍死後魂入地獄此即武三思所云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之意也今之傳教者又演其書曰不信天主雖積德善人皆降之以禍死後魂入地獄信天主者雖强盜惡人皆降之以福死後魂升天界且有數千年餘祥噫是罰善賞惡矣其與勸善懲惡之旨不大相剌謬乎況天堂地獄不過竊佛氏下乘之唾餘乃轉謗佛氏爲永墮地獄誰其見之耶穌生釘十字架儼然地獄之劍樹刀山則確鑿可據耳再攷海外諸國信天主敎者莫如耶馬尼而其國離析分崩割據者不一其姓天主何爲不降之以福耶再攷猶太國王於漢光武初年誅滅耶穌國祚悠久至宋理宗時尚存嗣因天主之徒衆煽動西夷竊據大秦數百年來篡奪頻聞明季之

者受禍甚烈也彼所以戕人者以二盃咒水兩顆迷丸誘令無知男婦甘受淫毒生棄祖宗不得享馨香俎豆之祭祀死爲餒鬼遭拋骨焚灰之慘傷而何樂而受其蠱惑哉且所奉十字架即景教碑所謂刺十字以定四方也彼教中不知何時傳爲釘死十字架之說即有其事而尊耶穌者徒尊其受刑之具以爲即是耶穌不敢踐越殊不可解譬如人家祖父被鳥鎗打死抑或被刀劍殺死而子若孫即尊奉鳥鎗刀劍如其祖父有是理乎從來二氏之教本非聖人之徒即九流亦各安其技藝不敢與儒教相衡詎意晚出之耶穌逞其造天滅倫之臆說致身遭刑誅而不悔煽傳彼國而不足乃復欲越二氏九流假勸善而作奸以圖紊亂我境內之儒教噫

可勝數天下囂然無樂生之心商賈多而民益窮習見外國奇技淫巧之物以生其心自秦并百粵而南海之珍奇始登於中國矣自張騫使西域通大夏見邛竹蒟醬而西南夷之異物始入於華夏矣自是而後窮兵黷武之主益務拓疆闢土凡沙度之國舟車所不到人力所不通縋險鑿幽而致之羈縻其主而令之朝貢立互市以來其物自中國至於四夷商旅不絕雖有流沙弱水雪嶺懸度之險尾閭氣海浮天沒日之浪如山之鬐鬣而無所畏五尺童子挾數百之金可以周四方入蠻夷而無所不達嗚呼後世之民散於四夷者如此其多而四夷之來朝貢者極諸天地之際數十萬里之遠二三載之程宋神宗時注輦國來朝自言至中國四十萬里三年始達見通考可以不用而

得通蓋比諸三代之前殆不可以數計而又何怪其然也周公之作指南車也以教越裳氏耳而後世之民賴其利者甚多今渡海者以指南鍼爲性命閩粵人多往來海島諸國其地有暑無寒臘月大暑六月少涼而多產金玉珠寶諸珍奇物不可殫述其貿易朝貢皆來閩粵蓋極南際天之國去越裳氏且不知其幾萬里也

敘事歷落有致氣息純是龍門　溧陽强汝詢暢齋

王氏篡漢說

昔西漢之季王氏擅權覬覦神器至王莽遂移漢祚此非王莽之能移漢祚漢之自移於莽也何也自古奸雄之恩未有如莽之甚者也彼非有后羿之技寒浞之力又非有曹操之智也其所能者不過曰謙恭下士而已此特一庸人之爲耳烏能移漢鼎哉且其篡漢而有天下曾不廿年光武以一匹夫起於南陽復漢舊物易於反手由此觀之則莽之不能篡漢亦明矣夫禍亂之興必有所由始易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昔齊景公時田氏專政厚施於國以覬已亂之言晏子陳之而景公不能用日與二三嬖倖梁邱據裔款輩登

牛山宴溢甕號於逸樂不恤國政而其後卒移於田氏秦昭王廢穰侯逐華陽高陵涇陽驅令就國秦國復安夫穰侯權亞於昭王家寓於秦室內倚太后之威外割膏腴之壤當是時秦之不危者蓋亦幸矣昭王一用范雎之言而秦國安如泰山由此觀之安危之效彰彰明矣漢之諸帝不鑒田氏篡齊之禍不用昭王安秦之策委其政柄移於外戚此猶以刃授賊而戒其勿刺也雖至愚者亦知其非能矣且宗室大臣如劉向王章未嘗無言之者也痛哭流涕以道之而彼且不省也如元哀猶不足道彼成帝者非無知之人也使當是時誌舉王氏摔而去之易易耳不知出此而屑屑焉從事於威儀文辭之末嗚呼其亦不知務矣夫外戚柄政自昔爲患於

漢爲烈前者諸呂謀逆社稷震蕩賴宗室大臣絳侯朱虛侯等誅討亂逆劉氏復全上官桀之亂也昭帝幾危賴上蒼眷佑奸臣滅息漢得以安殷鑒不遠即漢之先也且非常之變亦大可懼矣當五侯之初封也黃霧四塞而王氏祖墓之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上皇天之譴告如此而漢又不悟以至於亡悲夫竊嘗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孱主之亡國甚於暴君剛愎之君窮奢極欲無所不至然而一悟猶可以拯救也孱弱之主苟目前之樂而忘異日之禍雖政柄下移不能收也如漢末諸帝是已向使元成有中主之資振其英威以收乾綱雖有后羿寒浞曹操之奸尚不得逞而況於王莽乎吾故曰非王莽之能移漢而漢之

自移於莽也

識高於頂眼光於炬昌黎可作定當把臂入林　泉州鄭獻甫小谷

駁柳子厚天說

客有問祿砭子曰吾聞天之爲言塡塡平也言萬物得其平也天之爲言顯顯赫赫也言赫然在上也柳子厚曰功者自功禍者自禍然乎否乎祿砭子曰予不知天矣又安敢以論子厚客怫然曰夫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能賞功罰禍也今使功者自功則人雖窮兇極惡而其過不必計是堯舜不必以平成見也禍者自禍則人雖至聖至神而其死不少減是桀紂之敗亡亦不因暴虐之故也然則人孰不爲桀紂而爲堯舜哉祿砭子曰子請少安勿躁夫天之有人猶人身之有蚤蝨也猶室之有蟲鼠也今蚤蝨相爭人其能聞之乎蟲鼠相格鬬人其能平之乎人之驅蚤蝨蟲鼠又曾較量其功罪而

賞罰之乎何以有或被賜之異哉客詞屈碌砚予曰雖然猶有說夫蚤蝨相爭人不問之手足相搏人亦不問乎蟲鼠相格鬭人不能平之予女操及人亦不能平之乎予試思天之於人其猶身之於手足乎抑猶蚤蝨乎其猶子女乎抑猶蟲鼠乎夫使天之視人果同蚤蝨蟲鼠也則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之言得矣吾故曰柳子之說詐天之所以待物則可詐天之所以待人則不可吾子概以賞功罰禍歸之天則亦未爲得也客啞然遷延而退

精鑿自成一子　金華王家齊蘭门

醫喻

天下猶一身也自幾何以及疆圉自君以及民頭目心腹手足具焉故曰君亡國脈韓子曰善醫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視其脈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其國之虛實視其紀綱之存亡而已元氣已固精神已完營衛已和則身不病君臣已明紀綱已肅開闔已實則天下不病人之身不能無病也病之大者曰風勞蠱膈有一則身亡天下之勢不能無病也病之大者曰女寵奄寺外戚權奸朋黨藩國大盜外患有一則天下亡三代以前無論已自漢氏以迄有明所以亡天下未有不出於此數者稽往事監覆轍未嘗不太息於醫之不善也西漢之亡以外戚始於呂霍上官終於王氏而女寵藩

國之病亦兼有之東漢之亡以權奸所以致權奸者奄寺也而外戚朋黨之病亦時發焉魏之亡以權奸西晉之亡以外患東晉以迄梁陳權奸藩國外患迭出而運祚短促可歎也唐之病於八者有其七焉而其亡也以藩鎮宋之病有其三而其亡也以外患明之病有其五而其亡也以大盜隋之病同於秦恃其富彊二世而亡自促其生也自古亡天下者未有不因病以致之人之身無病而終者有之矣天下則不然嗚乎醫可不慎哉君相者醫也當其盛也君明臣良相與視天下之病而醫之及其衰也君相先病而不求醫即求之惟庸醫之是信雖有盧扁無所措其術自漢迄明亡國十餘未嘗無良醫而置之不用何其惑也　清興之有天下也合中

外爲一家與唐虞而比隆享太平者二百餘年於今矣列
聖相承宵旰圖治敬天法祖勤民雖殷三宗周文武無以過
之漢唐以來女寵奄寺外戚權奸朋黨藩國外患大盜無一
有焉自二千年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末學小子生於熙
海自高曾而後食德飲和鼓腹而歌隆平者四五世雖然猶
有杞人之慮焉承平日久物衆地大病之萌芽於其中者不
可不察也生齒日繁踵事增華蓋藏日以虛風俗日以薄雍
蔽淤底漸以生疾此其可慮也以外夷之朽穢易中國之脂
膏則鴉片是此下消之病也每歲易白金三千萬是中國日
虛外夷日實不急治之病將日支治之伊何則有昔人弭害
之方在然用其方雖近霸者實爲近王此曰智曰仁曰勇三

違德歛一不可至水旱饑饉盛世不能無所患者民心漸壞譸張爲幻則有天主之教是此與回回之教蠱脹之病也須絕其原否則積而又發矣以病元氣治之則有昔人絕邪敎之原之方在吾閩之械鬭粵之搶刼河南之捻子此癰疽潰爛之病也不一剿殺之患將日甚治之伊何械鬭則有謝退谷之治法論在搶刼則有龔海峯之平賊議在捻子則有今人之草蘆兵法在用間則不藉河者循化廳志之法在河鹽灃三者亦病之所叢也擇善醫而治之攻滯散邪使不至於大患則可矣固本之道則又有方焉興幾輔之水田尋雍正中遺蹟而經營之此大補元氣之劑也諸病已除國本日實究而言之有治人無治法荀卿之言萬世之公言也有心人不忍

坐視庸醫之速死人而不救而深有望於良醫者矣

善惡祥殃錄序

嘗讀王充論衡義命篇論人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子夏曰富貴在天夫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或貴或賤或富或貧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此一定之理也然天定者勝人人定者亦勝天陰騭感應之旨見於易見於詩書且見於二十四史者固班班可據昔裴晉公以還帶之功位躋將相周必大以救人之難爵至中樞二公非生而富貴乃以德動天者也其尤顯者唐練氏夫人章太傅之妻也以保福州城全活數百萬衆練氏子孫十餘世顯貴不絕吾鄉人士悉知之此往事也若以近事徵之揚州

阮芸臺相國爲諸生時有爲推一千鉅册之蠡子數者謂公位至封疆壽不滿七十按一千册之蠡子數係手鈔本其書今藏山西藩司庫外無副本非近日遊方星士所用之蠡子數今星士所用者名鐵板數非蠡子數乃前事驗而後事不驗其書不過十卷而已與蠡子數大別公撫浙督粵澤被東南功德鉅矣嘉慶十九年間江北災旱流民橫梗道路適公爲漕帥由淮城催漕至黃浦中途有饑民二萬餘攔輿乞食時漕艘銜尾而北公立發令箭諭各押運文武官弁令每船派添二十人幇縴恰有一千餘艘俄頃間二萬餘饑民皆安插得食歡聲雷動此所謂猝然臨之而不驚而處置裕如隱成莫大陰德今以閣老致仕九旬健在昌彝乙巳公車南旋以小門生謁公尙能談經亹亹不倦此非人定勝天之驗乎由是觀之則善惡之理昭昭然實在

入耳目矣或曰子不高談性理而斷斷於善惡祥殃得失誠於吉凶禍福之說乎余曰否今天下上知者少而中材者多驟然告以心性之學將有半途而廢然返矣惟孜孜勸之爲善爲善則樂天樂天則知命知命則知所以事天故善談性理者以樂天知命爲本而以知命事天爲學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董子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昔人謂積錢與子孫恐子孫不能守積書與子孫恐子孫不能讀不如積善於冥冥之中而默受其報然則善惡之錄非勸人積善以樂天而事天乎即不以善惡論而明善改過利物濟人亦吾儒分內之事若必錙銖較量於修德獲報之說抑末矣

善惡祥殃錄若干卷所列勝朝及近代善惡祥殃事迹信而有徵可爲世戒丙午春猶子倘兒子炳咸催促此書付梓余喜子姓之樂於從善乃襄諸同志勿金以畀于氏因敘其大畧以告世之立身行己之賢者